

候鸟书系



Blues Substitute

替身蓝调

友

友

||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友友
||
著

替身蓝调

中国工人出版社

2B67 36 / 13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替身蓝调/友友著. -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9
(候鸟书系)

ISBN 7-5008-2360-6

I. 替… II. 友…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3063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刷: 北京宏文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8.25

印 数: 1~4000 册

定 价: 13.00 元



友友小传

友友,原名刘友红,1956年生于北京,1988年移居国外,足迹遍及欧、美、澳洲,现定居英国伦敦,讲学于伦敦大学和威斯敏斯特大学。

友友致力于小说、散文的创作,作品甚丰,影响日增,已结集出版了小说集《她看见两个月亮》、散文集《人景·鬼话》,长篇小说正在出版运作中。友友曾应邀在诸多西方著名艺术机构如德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SOLITUDE城堡、WIEPERSDORF城堡、美国YADDO艺术中心等居留写作。作为活跃的海外中国女作家,友友的作品朗诵会在伦敦文学节、慕尼黑艺术节、斯图加特艺术节、柏林DAAD中心、苏黎世城市艺术节等重要文学活动,及安默斯特、波恩、海德堡、苏黎世、巴塞尔、维也纳等著名学府举行。

丛书策划
责任编辑
封面装帧
封面作品
扉页作品
版式设计
责任校对

牛志强
牛志强
吴洪亮
姜杰
姜友友
牛志强
胡康敏
吕厚艳



ISBN 7-5008-2360-6



9 787500 82360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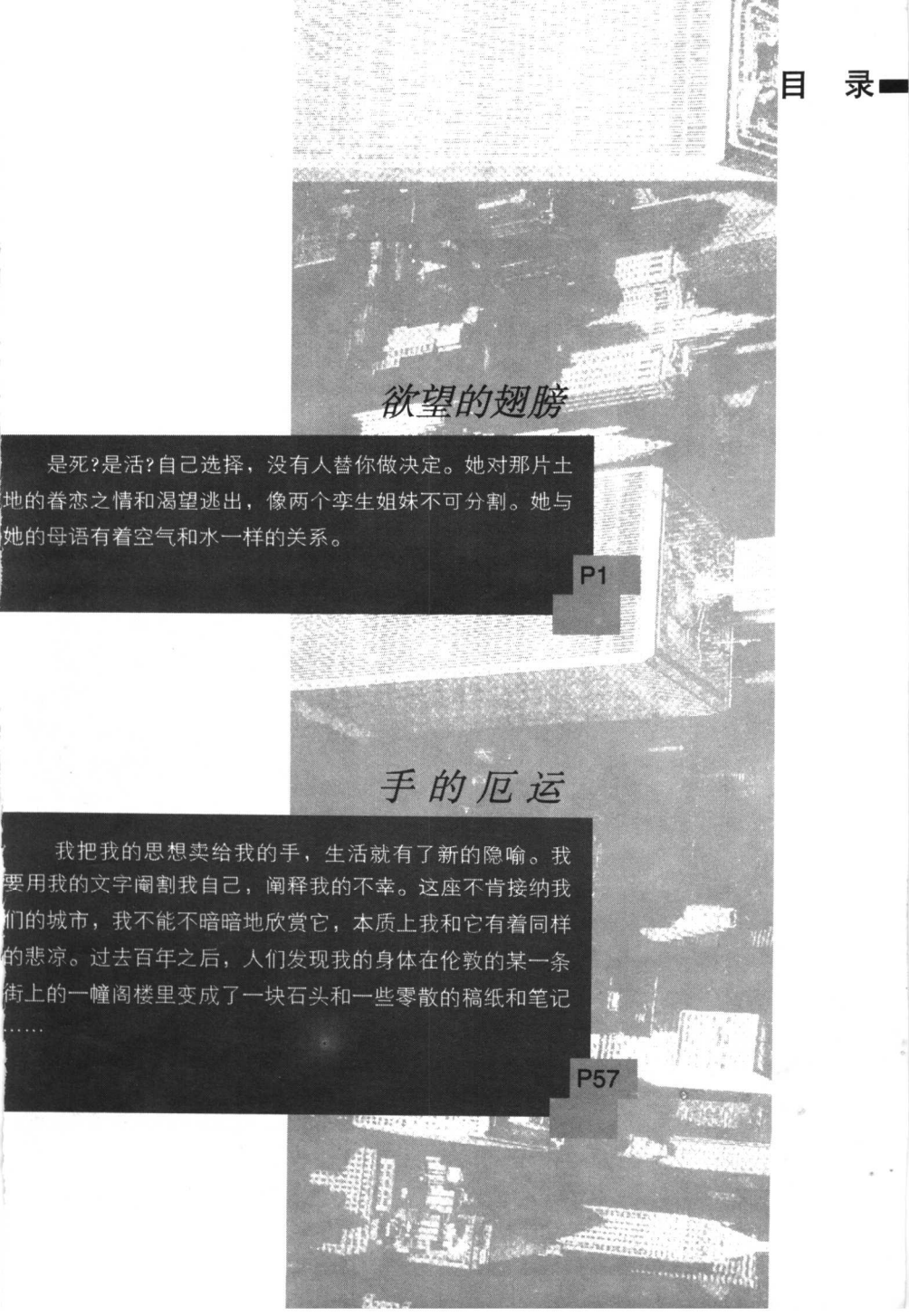
友友画作：火头发

你写，因为知道现实在失去。那么多昨天，昨天里一个女人的经历。疼，如果不固定成文字，怎么与别人分享？给这肉体一个陌生的名字，听口音在另外一张嘴里变了。笑声，不是自己的，才够冷酷。认不出走投无路的是谁，绝境才更彻底。

书中的人物，突然回过头来，盯着你脸上这张人皮面具。大红大绿的，比故乡更异国情调。为每个早晨绘制一副，戴好，所有早晨就以你为起点和终点。你什么也不是，除了一页白纸上，退潮后残骸般的故事——说出，就成为真的。

——题《替身蓝调》

杨



欲望的翅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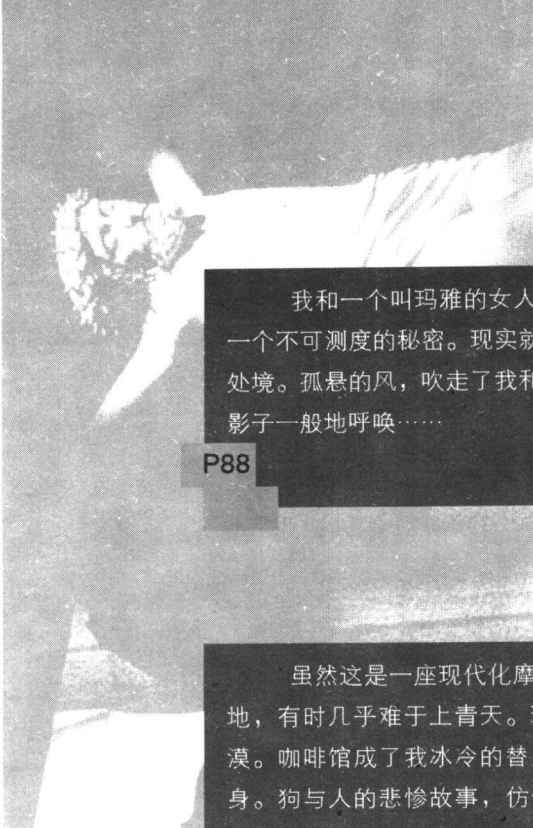
是死?是活?自己选择,没有人替你做决定。她对那片土地的眷恋之情和渴望逃出,像两个孪生姐妹不可分割。她与她的母语有着空气和水一样的关系。

P1

手的厄运

我把我的思想卖给我的手,生活就有了新的隐喻。我要用我的文字阉割我自己,阐释我的不幸。这座不肯接纳我们的城市,我不能不暗暗地欣赏它,本质上我和它有着同样的悲凉。过去百年之后,人们发现我的身体在伦敦的某一条街上的一幢阁楼里变成了一块石头和一些零散的稿纸和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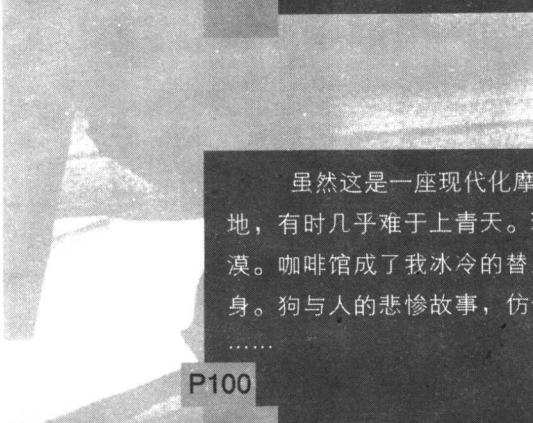
P57



孤悬的风

我和一个叫玛雅的女人有着悠久缠绵的关系……这是一个不可测度的秘密。现实就是一种谎言，这就是我目前的处境。孤悬的风，吹走了我和玛雅的岁月，我们彼此不再像影子一般地呼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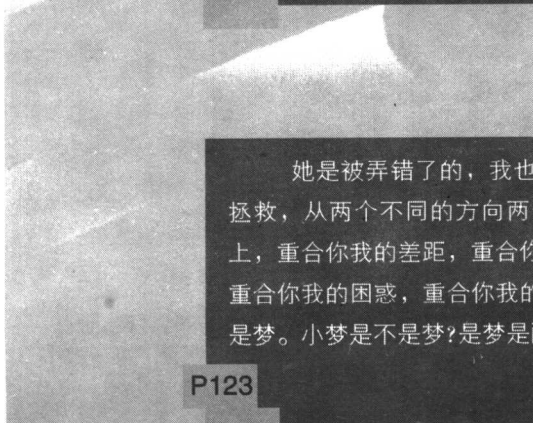
P88



替身蓝调

虽然这是一座现代化摩登大都市，但是你想找一席之地，有时几乎难于上青天。现代文明就是一座撒哈拉大沙漠。咖啡馆成了我冰冷的替身，而吉姆成了安迪前妻的替身。狗与人的悲惨故事，仿佛凄婉的蓝调音乐悠悠地回荡……

P100



小梦涅槃

她是被弄错了的，我也是被弄错了的。我们必须互相拯救，从两个不同的方向两个不同的终极，汇合到一个点上，重合你我的差距，重合你我的孤独，重合你我的复杂，重合你我的困惑，重合你我的不同。这样我们才有救。小梦是梦。小梦是不是梦？是梦是醒？梦中的高度灿烂无穷。

P123

河潮嚎叫

男不男，女不女，人不人，鬼不鬼，活不活，死不死，畸形时代与畸形文化造成的人性悲剧。河潮退去，河潮涨起。一个疯女人的嚎叫悠远而凄凉。

P161

无人知晓

我形影相吊，孤独地行走在异乡的月光下，脚下的这片土地叫我不知所云，我既摸不到它的脉搏，又触不到它的皮肤。我已成为异乡鬼，永远漂泊，漂泊。我的血液里流淌着故乡的文化，一点一滴都属于那儿。那片既丑陋又美丽的土地让我割舍不下。它牵绕在我的心头，永不肯离去，永远，永远。

P191

抛锚去来

你是抛锚的港口，厌倦了。累了，何时再启程？那儿的月亮浮肿了。时间也病了。人生抛锚于难以融入西方文化，又难以坚守中国文化的两难境地。

P212

现代婚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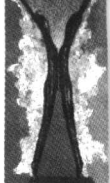
小城的病不是一天两天染上的。这里没有秘密可言，人们习惯了公开，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们在这窒息里走着，走了那么久。性幻觉引他进入一个魔鬼世界，他就成了一个魔鬼。这个游戏改变了现实，把游戏者也引入了深渊。古老的小城，日子依旧不变。

P229

死亡不是一座废墟

“还有没有一块土地能让我们生存？”如诗，如歌，如现代舞一般迷幻空灵的情境，表现现代游子的生存困惑。

P247



欲望的翅膀

第一章 阳光就是一个乐章

星期六的早晨，太阳透过墨绿色的天鹅绒窗帘，射进一道光，折射在地面上，线条是纯粹的流线型，像一张超写实油画，恬谧，安详，不动声色。从光的质地可以判断出今天是一个绝好的天气。

当年曲爽挑选这种质地厚重的窗帘，就是不想让早晨的阳光过分打扰他们的好梦。她是喜欢在早晨做梦的人，尤其在周末的早晨。墨绿色低垂的窗帘营造的幽光就像深邃的苍穹带她进入另一个梦幻，她喜欢这种气氛，让她飘忽不定，想入非非。她看见幽暗的空间里有一双手演奏着她的身体，如同弹奏着一首古老的情歌。于是，那个身体就发出了令人心醉的芬芳。她自悯自怜地想象着自己的身体，她知道自己的身体是完好的、优雅的，像命中注定的一把大提琴，曲线分明，音色纯正，必定演奏出一首惊人的乐章。

这个早上，阳光就是一个乐章。它不留情面地侵入她的领域，无疑增添了一道诱人的气息。曲爽蜷缩在丈夫的怀中，她是那么懒得起身，她多么希望多盘桓一会儿。酥松的软床，特有的体香，在这个善解人意的早上，他们是留恋床





第之事的。她用她的头发轻轻蹭了一下鲁克宽大厚实的胸肌，那只手便流动在她身体的河流上。不一会儿，潮水就淹没了那双不安分的手，手失去控制地在涨起又落下的河潮中狂乱地奔腾着。手渐渐接近那片秘密的丛林，那儿湿润又颤抖，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泥沼。鲁克知道他又要在这片“森林”里迷路了。多少次他警告自己：不要在早上玩这种游戏，它会使一天的光阴显得无精打彩。此刻他已无法约束自己，这个诱果，他是注定要吃的，就像亚当和夏娃当年闯入伊甸园，偷吃禁果，后患无穷，但他们还是在所不惜。他放纵地一个翻身压在了他女人身上，用舌尖轻轻舔动她那因兴奋而勃起的乳头，它像一枚粉红的樱桃悬挂在树梢上。他别无选择地只有把它摘下来，放进嘴里，咽进肚里，品尝它的鲜美与疯狂。他用他的重量压得她魂飞魄散地呻吟起来，这一声足以让他失去理智，鲁克再也经受不起这一声灵魂的尖叫，他野蛮地把他的权杖插入她最隐秘的深处，只听女人又一声惨叫，这一声，调动了他们一生的激情，他像一匹脱缰的野马，驰骋在她的身体里。他在她身上激烈地冲撞着，她也迎上去紧贴着他的身体起伏着，上下抖动，那么合拍，他并不急于冲刺，而是用身体的语言书写着更多的游戏。他覆盖着她，她像一条精美的鳗鱼，在他身体底下滑动，渐渐他们成为水，水覆盖着水，静止不动。突然，一道急流穿越他们，电闪雷鸣，鲁克再也坚守不住了，他的最后一道防线终于突破。他粗犷地喘着大气，火山喷射后的宁静，使他们双双跌入无边的幽静，他们坍塌在床上如一汪水，没了声息。

阳光依旧注视着他们，曲爽像是一只被宠坏了的家猫，依然蜷缩在松软的被窝里再度睡去。不知过了多久，鲁克轻轻推着她：“哎，小懒虫，该起床了。”

她不愿意地又翻了一个身，鲁克伸手刮着她的鼻子：“你这个小狐狸精，又吸走了我的精灵。”这个玩笑，不由得让她不悦。鲁克在男欢女爱上有着一一种怪诞的理论，他以





为在性爱上男人总是吃亏的，而女人总是占便宜的。这又不是做买卖，谈不上谁吃亏谁占便宜。再说即使是做买卖，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厢情愿的事，用“吃亏”“占便宜”未免太庸俗了吧？但她并不想破坏这个早晨的气氛，她要尽情享受可能的机遇，这是曲爽一贯的生活态度。

她翻身坐起，顺手抓起一件晨衣披在身上，她光着脚踏着橡木地板，尽管她的身体是轻盈的，衰老的地板依旧发出了吱嘎作响声，她喜欢这种痛苦的呻吟，有一种征服的快感。光着脚，土地的气息穿越她的脚心，使她有一种洗心革面之感。曲爽的虚荣心经常挑逗着她做出一些无伤大雅的事，曾经有一位雕塑家说她的脚很美，要求雕塑她的脚。于是，她总是有意无意地向人展示她身体最优越的一部分。她非常懂得这一点，她在长期小心翼翼的自我调教下，把自己的一抬手一投足都训练得恰到好处，坐着的时候挺拔得像一个贵夫人，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得叫人觉得有一种矫情。她抽烟的姿势，端茶杯的动作，都仿佛是精心设计过的，包括她的走路都是那么故作姿态的优雅。她的矫揉造作深入骨髓，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害得有些女人情不自禁地要模仿她，害得有些男人没有来由地要保护她。她不属于听凭自然的那种人，她在真诚地追求着一种异化。她的家有一种古怪的异国情调，顿时让人失去了主见，太多的感觉扑面而来，使人不知所云，有一种盲目的晕眩。这种模棱两可的中间地带，多少有一点不伦不类的格局。她是一心一意要表现自己的，在这一点上她是成功的，她很进入角色，甚至有点沾沾自喜。她就是要在日常生活里凸显她那独特的女性魅力，在每一个细节里完整地表现自己的风格。她太知道视觉效果对人的心理影响，从她的饮食起居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精致的咖啡壶，餐具一定要是无花纹的纯白色。包括最日常用的柴米油盐酱醋瓶子都是像花瓶一样的装饰品。厨房干净得好像从来没有启用过，仅仅是为了供人观赏的。洗手间里





悬挂着绣有与自己名字有关的“Q”字的浴巾，香皂是那种透明的水果味，只有在专门的商店才可以买到。无论饭菜多么简单，一定要铺上桌布，要有餐巾，起码要有餐巾纸。她追求的是那种“吃的是形式，而不是内容”的华而不实的形式感。她向往昂贵的银质餐具，上好的法国香槟酒，擦得晶莹闪亮的高脚杯，碰上去丁当作响余音袅袅。有一晚，电视里播出一部名叫《贵族之家》的老片子，她兴致勃勃地说，她就是羡慕那种生活方式。那个破落的老贵族之家，已经凋谢得残垣断壁，仍要摆谱儿，男女主人坐在长得没有尽头的餐桌两头，由仆人侍奉左右，端着巨大的银制餐具，掀开刻满花纹的讲究的银器时，巨大的银盘里只有一块可怜巴巴的煮土豆和一点儿干瘪的虾仁，在土豆和虾仁两侧装饰着两片绿叶子，数量少得还不够一只猫吃。这就是所谓最高级的形式，既不能饱眼福也不能饱口福，这种异化，是许多爱好虚荣的人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

004

此刻，她脸上挂着那种控制得很好的微笑，缓缓走进厨房，为自己烧了一壶咖啡。她选择了一个靠窗口的位置坐下，侧脸望着窗外，她纷乱的长发随意地卷在脑后，一缕头发不经意地垂落在她的右耳际，黑底大团金花的日本和服酥松地裹着她的身子，亭亭玉立的脖子像一幕《天鹅湖》的乐曲，阳光很知趣地投射在她身上，她的倒影洒落在橙黄色的地板上，婆婆迷离如同一幅点彩派绘画。她就那么孤芳自赏地坐在窗前，享受着自己的影子。

这间屋子弥漫着星期六的懒散。她一边小口啜着咖啡，一边密切注视着窗口上的一只蜘蛛，那只晶莹剔透的红蜘蛛正在精细构造着它的作品。曲爽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观察着，生怕一点动静都会打扰了蜘蛛的劳作。那只蜘蛛从中心开始，一边吐丝一边拉网，小蜘蛛不慌不忙地设计着自己的图案，从小到大，从近到远，渐渐扩展，编织得如此精致合理，丝与丝之间的巧妙联系简直不可思议地准确，它们彼此





之间的关联是脆弱的，却是完美的。不一会儿那个水晶一般透明的蜘蛛网就悬架在窗户与墙壁的斜角上，无懈可击的完美。曲爽惊叹地目睹了这一奇观，人的手与自然界的精灵比起来显然是退化了的。她想，假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这么单纯，她就不必躲避人群了。她收回了自己的目光，茫然地向远处看去。这时鲁克也走进了厨房，从他的目光可以判断他是满意的。他随意地坐在了一把椅子上，翻着当日的报纸，报纸在他手里下雨似的哗哗作响。曲爽斜视了他一眼，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什么意思，他把翻报纸的动作放慢了一点。他们之间不需要太多的语言，就能达到心领神会，这种默契有时是可怕的，它就像一个心理大夫控制着人的中枢神经；一个眼神，一个表情，都是一种暗示，它会直接影响彼此的心理。这种感官遥控的利弊，到目前为止鲁克还不能判断它，反正人是要被制约的，与其让不着边际的政治约束，倒不如当一名合格的丈夫，再说自己的老婆也是令众位哥们儿羡慕的，当个乖巧的男人未尝不可。当然有时和哥们儿发发家庭的牢骚，也是一种调剂，其实他是乐此不疲的。

楼下传来了一阵阵钢琴声，蹩脚的五流演奏水平把行云流水的莫扎特的小步舞曲弹得上气不接下气，活像一场急行军。曲爽站起身，挑剔地叹息道：“哎，生活里总是有一些不如意的事。”她闪进了洗澡间，对着镜子解开了晨衣，那件黑底金花晨衣坠落在她脚下。她的身体袒露在洗澡间的镜子前，她的眼神停顿在镜子里，观赏着自己的身体，像是一场自我检阅。她轻轻地碰撞了一下自己的身体，线条是凸凹不平的，纤细的腰肢令许多女士羡慕不已，曾有几位女士煞有介事地向她打听保持苗条身段的诀窍。其实她是过于枯瘦了点儿，她的乳房并不丰满，但轮廓精致，微微向上挑逗着，不由得使人想起科里木特的某一幅画，病态而野性。恰恰是这种柔弱的缠绵，给她增添了一种独特的魅力。她是满意她的身体的，她知道她的身体里有一种韵味，是别人无法



模仿的。水龙头在她身后哗哗地流淌着，她轻身在水里放进了一些香草剂，水顿时呈现出海一般的蓝色，整个浴室里弥漫着茉莉花的香气。她愉快地钻进了水中，她喜欢柔软的泡沫裹胁着她，这种美妙几乎使她忘乎所以。

正午的阳光，透明而直接，蔚蓝的天空使人有一种情怀。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曲爽还是懒得去做，她厌恶做饭，她对做饭的要求是以填饱肚子为标准，在这方面她不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一来怕胖，二来还可以省钱，这实在是两全其美的事。她已经习惯了像外国人那样直接吃生菜，她认为那是一种很健康的食品，既不破坏维生素又简易方便，只要洗一洗就够了。健康杂志上说炒菜会破坏大量的维生素，并且会产生一些致癌物，于是她在食品上变得刻意的小心，去超级市场购买食物时，她总是谨慎挑选着防止发胖、含有多种维生素的食品，她甚至用各种维生素来取代食物，这方面，她是一个典型的科学迷信主义者。她对书上所说的一切不加任何怀疑地置信，在这一点上，她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她以为惟有健康食品才可以延长女人的美丽，其实时间是最有威慑力的，它对女人的美貌就像风暴摧残娇嫩的花朵一般，绝无宽容可言。曲爽很不情愿地走向厨房，从冰箱里取出了已配制好的盒制食品、火腿、沙拉之类，那上面都清楚地写好了热卡多少、脂肪多少、维生素各有多少等等，她很放心地把它们摆在桌上。鲁克没有抱怨，很宽容地嚼着这顿简易快餐。

饭后，鲁克照例要去工作一会儿。他迷醉于他的设计，他以为建筑设计师是世界上最理想的职业之一，既能发挥艺术家的想像力，又必须训练有素，它是把现代科技与视觉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那是一种踏踏实实的手艺活儿，来不得半点虚假。记得有一次他和曲爽一起去看一位不远也不近的朋友的画展，整个画廊空空荡荡的，就是在墙上割了几道缝，那位艺术家把它称为“现代艺术”。许多参观者交头接



耳地问道：“这就是现代艺术吗？”他们的眼睛里明显地流露出了迷惑，他们怕被人认为不懂艺术，于是他们迅速地压抑了自己的怀疑。没过多久，鲁克又接到了这位朋友的另外一个画展的请柬，仍然是那几条线，只是割的角度不同，鲁克看了几分钟就走开了。事后他与曲爽讨论这位才气有限的艺术家的艺术，鲁克以为，他更欣赏画廊的勇气，这本身就是一次行为艺术，它打破了人们对画廊固有的观念，过去人们以为，画廊只能展出挂在墙上的画，而这个画廊为艺术家提供这个空间，表现与以前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次观念艺术。问题在于这种艺术只能玩一次，第二次就是一种重复。因为它的制作过程太简单，完全没有技术，谁都可以摹仿。鲁克相信高级的艺术一定是独树一帜的，一定要有高超的技巧，否则人人都当艺术家了，那是对艺术的一种讽刺。悉尼歌剧院的设计只有一个，永远鹤立鸡群地站在那座城市里，它成了那座城市的象征，在建筑史上留下了永恒的一笔。鲁克有一个野心，希望有一天他的设计被采用，能在伦敦、纽约、巴黎、北京建造起一座由他设计的建筑物。

今天曲爽一点儿都不想钻进她的工作室，她要彻底享受这个周末的阳光。虽然他们两个人都相信有节奏的工作会给夫妻关系赋予新的活力，工作就像一个独立王国，钻进这座城堡，就有了君主意识，可以对那些不具有反抗能力的工作发号施令，于是操作它的人就有了一种权威感。在这个意义上，工作的确培养了他们的独立性，他们在各自的工作中创造出一种气氛，淡化了许多复杂的人际关系，这是他们各自选择了自由职业的原因。自由职业是一种最没有保障的职业，一切重量都肩负在一个人身上，必须有勇气承受这个重量。它既不能享受各种福利待遇，也没有公司替你买人寿保险，更不能享受全职人员的休假期，薪水是按小时计算的，真有点朝不保夕的味道。一般来说选择自由职业的人都是那种既当不了老板，又不愿听人吆喝的，他们憎恨别人向他们

